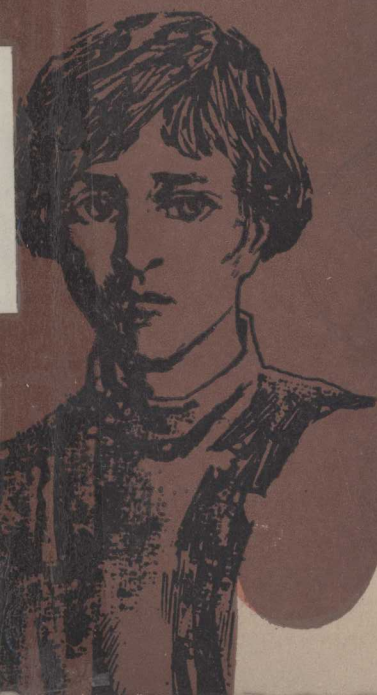


肖洛姆·阿莱汉姆

遊

星

第一部



外国文学出版社

遊 星

第 一 部

〔俄〕肖洛姆·阿莱汉姆 著

陈 珍 广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ШОЛОМ АЛЕЙХЕМ
БЛУЖДАЮЩИЕ ЗВЕЗДЫ

据ШОЛОМ АЛЕЙХЕ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ВТОРО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Е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译出。

封面设计: 秦 龙

遊 星(共两册)

Youxi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24,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2 $\frac{1}{2}$ 插页4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900

书号 10208·238

定价 3.90 元

译者前言

近代犹太文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1859—191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小城彼里雅斯拉夫。他从小就和他的同胞一样，在专制制度和民族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他的家庭衰落破产。为了生活他在社会上挣扎浮沉，这一切使他经历了多少辛酸事，日后都成了作家写作的题材。他小时候就很有艺术才能，但十四岁之前他所受的却是宗教教育，只是后来进入了县中学念书才得以接触到俄罗斯进步文学和民主思想。当时第一批犹太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开展所谓“启蒙运动”(这和当时全俄的解放运动是互相呼应的)，他积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放弃了用古希伯来语写作，而走上了用现代犹太语写作的道路，认定了那才是“我们的文学”，声称自己属于人民。

作家还在自己创作的早期，就力图遵循犹太启蒙主义和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传统。他在《对肖梅尔的审判》一文中，曾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人民的作家，艺术家，诗人，真正的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一面镜子。它辉映着生活的光彩，有如一泓清泉反映出灿烂的阳光一样……生活中没有哪一种重要事件，人民的欢乐或痛苦，不为作家的笔触所触及”。

正因为作家来自人民，所以他不但热情讴歌他们的欢乐，展示他们固有的纯朴本质，更写出他们的悲痛和辛酸。在他的许多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民在贫困的犹太区里就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块，过着非人的生活。正如作家揭露的，上帝就只有两样东西没赐给这儿的人们——钱和空气（《科德诺最幸福的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不少人贫病交迫，过早地离开人世。生活的压迫使一些人破产自杀，留下了寡妇孤儿（《三个寡妇》）。而有人为了拯救嗷嗷待哺的孩子，竟宁愿自己节食饿死（《斋戒》）。

作家在描写人民的苦难时，从不为了求得别人怜悯而作无病呻吟，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哈哈的笑声。在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穷也穷得快活，贫穷甚至成了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面对失败与挫折，他们安之若素，灾难临头，他们顶多不过蔑视地对它作个秽亵的手势罢了。可是读了这样辛酸的故事，哪一个读者不为之恻然呢？

如同我国鲁迅先生写阿Q那样，作家也描写人民中因贫困、民族压迫而带来的愚昧，落后，守旧以及生活中种种畸形表现。正因为爱得深切，作家才如此尖锐地讽刺自己同胞们视野的局限性、他们有害的幻想以及在新的生活面前无所适从（《莫纳汉·曼德尔》、《卖牛奶的台维》等）。细心的读者不难在作家笔下那些最可笑、最落后的人物身上，从那些最胡闹、最荒唐的行为中，发现光明磊落、纯洁可爱的心灵。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是穷人……但讲到道德和诚实，我们却比最有钱的人更多些。”（《小提琴》）

只有那使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

的统治阶级和有产者及他们所代表的制度，才是他无情批判的对象。他揭露沙皇专制暴政下“绞死人象杀几只鸡做菜一样容易”（《三个寡妇》）。他把那些到犹太区里来作威作福，象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穆列佐夫那样“只捉不放”的警官称作“暴君哈曼”（《押解》）。他也描写过乌克兰地主把农奴当作小鸟儿来射杀取乐这样骇人听闻的惨事（《从市集上来》）。

他对本民族那些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投机商、无耻的掮客、骗子手也不放过。那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如何发财致富，说穿了不过是干些正经人说不出口的肮脏买卖罢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小说《约瑟夫》中那个自负而又庸俗的生意人，自恃富有，以为金钱可以赢得爱情。在革命者约瑟夫正直的形象对比下，他越是炫耀自己，就越显得渺小和令人恶心。小说《针锋相对》描写了一个判案糊涂的拉比。然而那几个道貌岸然、一到节骨眼就见利忘义的社会名流，比起他来不是丑恶百倍吗？

总而言之，肖洛姆·阿莱汉姆虽然天性诙谐，想象力十分丰富，在其作品中处处不乏幻想和幽默的成分，然而从其作品的社会意义来看，他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目光锐利、刻划入微的现实主义讽刺作家。他热爱人民，重视人的权利，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争取公道和正义。他把笑声看作是无权的人们作斗争的一种武器，抒发自己对同胞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苦感情。他也用笑声来愤怒地挾伐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吸血鬼。高

尔基透过这些笑声看出他对人民“崇高、深厚而真挚的爱”，称誉他是“才能非凡的幽默家和讽刺作家”，正是针对他的作品和人民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说的。

在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全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非常热爱并珍视犹太人民的艺术天才。他为“我们有天才的演员，明亮的巨星，他们的光芒远远射出犹太戏剧界范围之外，照耀着世界艺术的舞台”而自豪。他也为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艺术学校，没有自己的米西纳斯，致使多少天才毁于贫困而慨叹。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从市集上来》中可以看到，那些民间的天才（那善于讲故事的孤儿什姆利克，那长于歌唱、长大之后成了著名演员的梅耶尔，他那善于跳哈西德舞的叔叔平尼亚，那些经常到他家作客的领唱人和歌手，乐师约书亚·盖什尔及其音乐家庭）在作家青少年时代心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形象地把这些人民的艺术家称为“散落在犹太区里的珍珠”。

早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他就写了《斯捷姆彼纽》和《夜莺约谢列》两部描写犹太人民艺术家的小说。

斯捷姆彼纽是传说中一个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只要他拉起琴来，男人们都屏息不语，妇女们则感动得低声啜泣。然而，这样一位天才竟被黑暗的社会毁了。美丽的罗赫莉由于陷进了庸俗的生活泥潭里不能自拔而熄灭了一度燃起的对斯捷姆彼纽的爱情。斯捷姆彼纽失望之余，只有在自己的提琴中寻求安慰。最后他以一个女高利贷者卑微的丈

夫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过着孤独而颓废的生活。他的崇高的艺术只成了他人发财致富的手段。

夜莺约谢列的命运更悲惨。这位天才的领唱人追求崇高的艺术，可是却落到一个狡猾的实业家手里。这位“保护人”把他象柠檬一样榨干之后，便把他甩掉。违心的婚姻和痛苦的生活使约谢列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彻底毁了。和斯捷姆彼纽所爱的罗赫莉不同，从心底里爱着约谢列的爱斯切尔是个爱情专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当她被迫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高利贷者后，她对约谢列还是一往情深。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她在约谢列病后一直不离他的病榻，而自己却宁愿在丈夫豪华的宅邸里饮恨长逝，也不背弃原来的忠诚。

作家在写了这两部小说后曾立下宏愿，要再写一个更高的典型，一个更细腻的心灵——演员或者画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这计划一直到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才得以实现。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个人也经历了许多事变。如果说，当他进入文坛时，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四伏，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已相当严重的话，那么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则越演越烈。沙皇俄国政治上更反动。杀戮无辜人民，迫害一切进步事物的现象，几乎无日无之。沙俄不但是“各族人民的监狱”，而且“故意挑起民族纠纷，怂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组织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例如，一九〇三年基希涅夫的镇压是如此残酷，以至著名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也都仗义

声援犹太人民。

为了寻找“幸福的国家”，追求并不存在的“天堂”，大批犹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把美国看作是“最后的国土”，因为确实“再远也没地方可去了”。

肖洛姆·阿莱汉姆也曾两度到过美国。第一次是一九〇五年事变之后，当十月基辅的镇压暴行发生时，他不得不暂时出走到美国去，但他在那里一共呆了不到一年。第二次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刚好在德国养病。由于他是俄国公民，因此被德国政府拘留，要回祖国已不可能，只好又一次到美国去，并在那里养病，直到一九一六年去世为止。

两次在美国的居留使他有机会亲眼看清楚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看到了这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切促使他产生了新的设想，帮助他创造出新的典型，写出了一系列“美国的故事”以及象《游星》这样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讽刺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美国的经历使这位讽刺作家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使他早年计划的更高更细腻的作品构思得以成熟。他甚至很幸庆自己拖延了这么久，到了晚年才完成这部卷幅宏大的作品。

这本新的小说，其画面从比萨拉比亚的一个小村庄，一直延伸到西欧和美国整整半个世界，揭露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描写了一对处于资本主义桎梏之下身不由己、受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支配、致使一切美好理

想都遭到破灭的男女主人公，暴露了那些为了自私利益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甚至心狠手辣地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的人们的真面目。作家通过对每个人物的刻划和塑造，通过这些人物毫不掩饰的自我表白，淋漓尽致地剖析了那个社会。

《游星》写的是两个为着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拼搏奋斗的青年艺术家——天才演员列奥·拉法列斯库和杰出的歌唱家罗莎·斯彼瓦克的故事。他们从小就热爱艺术，自从一个到他们家乡来演出的巡回剧团打开了他们眼界之后，便相约以后要共同为艺术而献身。两颗年轻的心里同样也燃烧着幼稚的爱情。他们凭着天上的星星起誓，以后不论命运驱使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永不分离，永远在一起。

但是，命运一开始就作弄这对天真无邪的心灵。女主人公罗莎被剧团经理舒帕克拐骗走，男主人公拉法列斯库则跟随一位演员果尔茨曼离开了这个剧团。从此两个人便走上了不同的荆棘丛生的道路。罗莎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折磨之后，终于得到了名师的指点，接受了正规的音乐训练。她在上流社会享有盛名，并与一位和她一样名噪一时的大师合作，彼此都能了解对方，分享对方的成就和快乐。而拉法列斯库靠的是自我奋斗，始终作为一颗灿烂的游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随着流浪者的剧团，始终孤独地流浪着，追求着自己梦想中的幸福。然而，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陷阱，各种卑鄙小人对他施展着种种阴谋诡计。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这两颗炽热的心只能如一位女占卜师曾预言的那

样，他们“彼此寻找，走遍全世界，象星星在天空中漫游”，得不到归宿。

在艺术成为商品，人和人之间纯粹是“冷酷无情的现金关系”的社会里，男女主人公美好的理想和冷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是毫不足怪的。事实上，他们只有在舞台上创造角色时才属于自己。在艺术的天空里他们是耀眼的明星，而当他们卸了装，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时，他们只不过是供人摆弄的玩偶，替人赚钱的摇钱树罢了。正如女主人公罗莎所说的，他们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给一条无形的金链子拴住了。荣誉越高，拴得越紧。在这个社会里，或者是榨取别人的血汗，或者是卖身于人而受金钱支配，不管虚荣有多高，却总是不自由的。

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烙印。他对自己寄予同情的主人公也没有加以美化，而是对之进行同样无情的解剖。拉法列斯库心地善良，天性忠厚，他热爱艺术，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然而他却是幼稚的、轻信，这就注定他不可能不犯种种错误。如果说他在女主角根莉耶塔诱惑下上当受骗，他对兹拉卡轻率的爱情还可以原谅的话，那末，当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伤害了可怜的兹拉卡，却又想逃避责任，想拿她来作可耻的交易，甚至把她象货物和女奴那样卖给别人以求自拔时，这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了。它说明资本主义毒素腐蚀一个人的灵魂能够达到怎样可怕的程度！

不过，拉法列斯库到底是良知未泯，他终于从自己卑鄙的念头中觉醒过来。作为一个被害者，他不能为了自己解

脱再去伤害无辜。他决心悔过，甘愿背起沉重的自赎的十字架，而不敢贸然地进入他那颗饱受痛苦的心从童年时代起就向往的神殿。

对于具有两重性格的果尔茨曼的描写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当他还叫做果茨玛赫、处于低微地位、受着别人欺压的时候，他和小主人公雷勃尔（拉法列斯库）是一条心的。那时候他是雷勃尔的知心朋友，他本人也是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但是，一当他爬上了班主的地位，爬上社会的上层后，他就变得冷酷了，自己也不自由了。他整天忧心忡忡，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对谁都怀疑，生怕别人拖走他的宝贝。为了保证自己永远控制这棵摇钱树，他不惜把妹妹兹拉卡从家乡叫到剧团里来，让她缠住这小伙子。可悲的是，他费尽心机，到头来却彻底把她毁了。

除了几个主要的角色之外，作家还塑造了一连串居心叵测、行为卑鄙、面目可憎的人物形象。他们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在拉法列斯库跟前出现，使人想起小说最后一章那寓意深刻的标题：善良无辜的主人公无时无刻不处在“在野兽中间”，总是叫人替他捏一把汗。

在剧团里，那些象舒帕克那样的经理都是那么贪婪、刻薄，他们全靠剥削演员养肥自己；那些合伙人都在勾心斗角，都想独占利益，挖对方墙脚，把台柱拉到自己方面来，为此不惜使用卑鄙下流的美人计；还有象肖洛姆-梅耶尔和勃莱恩德列这类势利小人，他们播弄是非，扣留别人的信件，抓住别人的把柄（兹拉卡和拉法列斯库所养的婴孩），无非是想利用别人的错误去敲诈勒索。

在社会上，那些社会名流，那“基别查尔雅”俱乐部里的评论家们，他们把一个人的成就或者吹捧上了天，或者贬到地底下，都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绝无天理良心可言。他们“彼此讽刺，搬弄是非，当面中伤，背后诽谤，勾心斗角，两面三刀，抽筋折骨，挖肝掏肠，伤口撒盐，专打要害，将人整死，把人活埋……”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多的卑鄙的字眼和毒辣的手段来。而那些所谓“艺术爱好者”，他们装作知音，慷慨许愿，但一听到钱字就脸色大变，逃之夭夭了。那自比米西纳斯的资本家卡拉梅尔肯于解囊资助，出旅费帮助剧团渡洋去美国，只不过是为了将来分得一半的票房收入罢了。

作家不仅对这些个别人物表现了极度的憎恶，而且对于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本身提出了谴责。他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之口揭露了这个社会金钱万能、现金关系支配一切的铁的法则。“友谊是神圣的，而商业却是另一回事”。“别挡住我的路。要是你没有吃的，你可以死去”。小说中不少人为了进入美国这个“天堂”寻找机会而不惜经历七重地狱，但前途未卜，“眼泪岛”上的眼泪未必不是白流的。因此，作家称哥伦布这个“幸福的黄金国”时，常常是带引号的。在这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倒下来，就象行进中的一支大军，倒了下来的士兵马上就给成千上万的脚践踏过去，谁也不会听到他的呻吟。

小说以男女主人公再度相逢来结束。这是个悲剧的结尾。经过多年互相寻找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各自都已失去了爱的自由而不能结合起来。“世上的幸福只不过是个

梦，是个幻想。爱情也是没有的——有的只不过是关于它的概念，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理想”。小说末尾女主人公在失望之余竟这样慨叹。

然而，我们不应把这番愤世嫉俗的话看作是作者社会观的总结。一个一生用笑声跟恶劣环境作斗争的作家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他否定那个社会，但他对人还是寄予期望的。冷酷的现实生活虽然使他不能用美满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小说，但他却巧妙地用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纯洁友谊来给读者留下希望。他让主人公拉法列斯库恢复本来的面目，而让他的心灵在自省中得到净化，排除利己主义毒素对他的毒害。作家所坚信的，正如他在自传体小说《从市集上来》最后一章中，描写了自己内心所进行的道义与私心的斗争之后，所作出的结论那样：“人——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整个说来，肖洛姆·阿莱汉姆写的短篇小说要比长篇小说更负盛名。但是，这部在他晚年病中完成的长篇小说却集中了他在艺术上的一切成就，也是他对社会生活长期观察以及对个人生活痛苦经历的深刻分析的总结，对于进一步研究他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游星》尽管体裁不同，但始终保持着作家自己的特色——浓郁的人民性。书中男女主人公两个家庭的成员，以及更广泛地刻划的社会上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各自不同的性格，其色调是非常鲜明的。他们使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咒语一句比一句尖刻，誓言一个比一个离奇，妙趣横生，令

人叫绝，这说明作家的创作技巧更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比以往的作品更加深刻。这部作品同样也没提到为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作家不是社会主义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也没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斗争结合起来，因而世界观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他热爱人民，热爱本民族。不管他们是在大陆这边，还是在大洋彼岸，他总是极力要用自己的作品启迪他们的良知，维护他们的尊严，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一点使他在正义与不义之间，在劳动人民和剥削者之间，旗帜鲜明地站在前者一边。他在《游星》中不分国度地对统治阶级和剥削者所表现出的极度的鄙视，说明他对整个旧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过去我国出版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包括《卖牛奶的台维》、《莫纳汉·曼德尔》等等连续性的短篇小说。自传性的长篇小说《从市集上来》也在五十年代出版了。这次把《游星》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的腐朽，从而加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信念。

译者

目 次

译者前言	1
------	---

第一部 演 员 们

第一章 小鸟儿飞走了	3
第二章 昏厥	7
第三章 戈列涅什堤闹翻了天	11
第四章 可笑的怪物	14
第五章 友好的通讯	17
第六章 戈列涅什堤的戏迷们	20
第七章 眼睛	23
第八章 帷幕正在升起	27
第九章 在天堂里	30
第十章 演出后	34
第十一章 尊贵的客人	37
第十二章 领唱人伊斯洛耶尔引吭高歌	41
第十三章 领唱人的女儿唱《天上的主宰》	46
第十四章 舒帕克大喜过望	49
第十五章 新登场的人物——果茨玛赫	53
第十六章 果茨玛赫写信	57

第十七章	奇迹般变成了一个喜剧演员	61
第十八章	雷勃尔显露出自己的才能	66
第十九章	警惕的眼睛	70
第二十章	疑心顿起	72
第二十一章	人赃俱获	74
第二十二章	羞辱的惩罚	77
第二十三章	行刑之后	78
第二十四章	雷勃尔为自己送葬	82
第二十五章	眼泪	84
第二十六章	“神街”失火	88
第二十七章	肖洛姆-梅耶尔在旁敲侧击	92
第二十八章	幕间休息——十五分钟	97
第二十九章	报仇，报仇，报仇！	101
第三十章	神秘之夜	105
第三十一章	星星不会陨落，星星在遨游	109
第三十二章	安息日快过去了	112
第三十三章	金钱的诱惑	117
第三十四章	你好，马车夫施曼-多维特！	121
第三十五章	施曼-多维特发号施令	125
第三十六章	肖洛姆-梅耶尔·穆拉夫契克 发表演说	128
第三十七章	虚惊	131
第三十八章	谜，谜，谜！	135
第三十九章	戈列涅什堤没有睡大觉	139
第四十章	证人们	142